史記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illegible]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illegible]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

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徐廣曰一作袖金椎椎之索隱曰說文云鐵椎長四十斤]鐵椎椎辟陽侯

令從者魏敬剄之厲王乃馳走闕

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

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

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

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

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

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

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一作駕馬車曰輦]

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

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

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

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

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

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illegible]）二千石之爵祿（[illegible]）大夫但（[illegible]）士伍開章等七十人（[illegible]）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反（[illegible]）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illegible]）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illegible]）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曰不知安在（[illegible]）又詳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illegible]）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　赦免罪人死罪十

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illegible]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illegible]遣其子母從居[illegible]家室皆日廩食給薪菜鹽豉炊[illegible]

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他謂餘事可則他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轞車有檻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

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也一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況於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蟲捷其父名達高祖功臣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

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
賜謚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
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
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
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
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
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安養士數千高才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
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
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
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爲方略者妄作
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

詗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徐廣曰詗伺候采察之名也 孟康曰詗音偵 西方人以反間為偵 ○索隱 淮南王女陵通中詗長安 [illegible] 及 [illegible] 音 [illegible] 反 [illegible]）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妃（索隱 修成君 王太后女 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illegible]）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illegible]）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illegible]）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

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叩就淮南案之不逮詔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

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以爲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

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

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

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

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

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

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

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

市。索隱曰崔浩云謂有奮擊匈奴而被壅遏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云謂被奉王詔令拒閼不行也音各詔弗

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五縣使中尉宏赦

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

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

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

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也又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蘇林曰輿地圖謂畫地之意○索隱曰一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諭國家之存亡矣

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駰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之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

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

千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
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
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將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
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
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為子兄弟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
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師古曰不省察省視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
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
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
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illegible]非本作芷）以元朔六年
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
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
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
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
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

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

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噍 噍音寂決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索隱案張晏曰不誠則死一計耳〔illegible〕）且吳何知反。（瓚曰言吳王不曉反〔illegible〕）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漢書云緩無據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

嚮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illegible]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illegible]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嚮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赦令

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illegible]）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illegible]）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illegible]）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illegible]）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illegible]）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柰何

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駰案蘇林曰下雉縣名○[illegible]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音義曰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

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辟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師古曰漢儀注吏秩比二千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以王惡故天子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

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晉灼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鍛矢（徐廣曰[illegible]）（[illegible]○索隱曰救漢書作[illegible] [illegible]太陽家有救民之沐[illegible]）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

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索隱白嬴人姓名嬴音[illegible]言孝作輣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illegible]○索隱[illegible]大行息○索隱[illegible]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

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轞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詗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史記一百一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索隱曰庳音婢庳猶下也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曰梱門限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

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効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郢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之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鄭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〇索隱 [illegible]）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〇索隱 [illegible]）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〇索隱 [illegible]）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〇索隱 [illegible]）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 [illegible]）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

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王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也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

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以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決疑獄故用為理也臣聽察辭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五聽六曰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人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愆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illegible]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illegible]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illegible]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illegible]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illegible]其治，[illegible]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

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
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
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
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
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
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
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
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
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
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
數不
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
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

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

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詆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伉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

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如淳曰貰賒也師古曰貰音式夜反）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應劭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

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今也謂今日後）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辯數音朔）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姊子

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衞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駰案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服虔曰梁孝王將張羽之將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駰案曰置驛馬謂置驛於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駰案遷為大農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

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

不過算器食〔[illegible]一作算音先管反一作器駰案漢書作具器食○索隱曰算[illegible]〕每朝候上之

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

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

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illegible]〕鄭莊使視決河

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illegible]莊[illegible]〕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

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

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illegible]〕

〔[illegible]〕多逋負司馬

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illegible]長〕

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

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illegible]落也〕及居

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徐廣曰邽一作邦○索隱曰邽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何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汲鄭列傳第六十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百二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綠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也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傳子路死於衛非孔子所存也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

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世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

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illegible]曰培中公名音 駰案[illegible]曰鄭氏音[illegible]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illegible]），言尚書自濟南伏生（[illegible]），言禮自魯高堂生（[illegible]），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illegible]），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illegible]），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

焉謹與太常臧駰案漢書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也所二千石謂郡守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索隱曰計計吏皆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

（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illegible]）（二千石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

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illegible]）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illegible]）已而郢為楚王（[illegible]）令申公傅其太子戊（[illegible]）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illegible]）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illegible]）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illegible]）

中蘭陵王臧[illegible]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illegible]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illegible]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illegible]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illegible]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illegible]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illegible]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illegible]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illegible]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illegible]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

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集解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索隱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

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
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王乘也 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
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魯國[illegible] 側目而視
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
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illegible] 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
[illegible] 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
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illegible] 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
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illegible]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
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
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
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illegible]

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illegible]爲養[illegible]斷養卒）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鼎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illegible]安國[illegible]書[illegible]）

（注）……出於壁室……尚書……[illegible]……今文……古篆隸……二十八篇……取……[illegible]……

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注：[illegible]書作頌……[illegible]）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注：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字……[illegible]）桓生、單次，（注：索隱曰單音善……次名……[illegible]）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注：[illegible]）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注：索隱曰……商瞿字子木……[illegible]）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注：[illegible]……正義曰……問商瞿……楚人馯臂子弘，子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子庸傳燕人周子家豎，子家傳淳于人光子乘羽，子乘傳齊人田子莊何……漢書不同……[illegible]）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注：[illegible]……田何傳……菑川……[illegible]）何以易，元光元年徵……

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illegible]）、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illegible]）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illegible]元六年。○[illegible]）天子召諸[illegible]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徐廣曰[illegible]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

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瑕又作段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坐論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儒林列傳第六十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集解晉灼曰觚方索隱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圜剗除其煩苛約三章耳）斲雕而為朴（索隱曰為質也晉灼云雕弊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

郅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漢書音義曰瞯音小兒癇病也。索隱曰蘇林音閑，劉氏音䦨閑）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解股戰栗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

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
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仲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
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
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象寓附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
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
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徐廣曰寧一作甯）穰人也（徐廣曰縣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
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溼以言急也○索隱）
（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
（○索隱曰數音所洗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
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
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
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

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釱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貰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作孝文六年國除由以宗家任爲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氏於宗室故以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若軾○索隱曰案謂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一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下之也馮音凭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徐廣曰斄扶風音台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大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陵時未爲陵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爲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張晏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爲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韋昭曰爲之先後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

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深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駰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一作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索隱曰傅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應曰使之平疑事也）○索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韋昭曰在板令）揚主之明奏

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推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

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生坐不用謂掾語故至於此罪常釋聞

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駰案漢書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

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

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說

之欲與人輕平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

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

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

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

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

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

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

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

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
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
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
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
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
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
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
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
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
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
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
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

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
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
以後群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
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
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
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
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
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
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
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
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
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illegible]湯亦治他囚
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
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

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床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說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

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
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
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
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
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
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
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
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
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
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
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
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
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
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

湯十餘年以詩至千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數妙反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許孟康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吁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敢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揾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之放少所假借也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脩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陵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illegible]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

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徐廣曰孔暴一縣三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跡。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賓客私入相視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佐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摯一作鷙必張羽翮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音七忽反。索隱曰卒道多不治。

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徐廣曰嗛音銜）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瓚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同方受之○索隱曰緡錢其也氏布告郡令楊可主之謂出緡錢則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也）之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求（○索隱曰謂楊可之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索隱曰[illegible]義曰武帝使楊可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illegible]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illegible]）少時椎埋爲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索隱[illegible]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

日舒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illegible]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illegible]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illegible]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尹齊東郡茌平人也[illegible]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益彫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illegible]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

行論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元封四年坐為將軍擊朝鮮還贖為庶人）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惽惽不辯（索隱曰惽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徐廣曰缿音項一作銗○案缿如今之投書函受投書則不可出也）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讇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音熏○謂詆下戶之猾以熏逐大豪之家）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

人作亂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師古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illegible]

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illegible]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服虔云沈匿不發匿之法晉灼曰沈没也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孟康曰諱為匿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illegible]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illegible]成信宦者

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

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illegible]○索隱曰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

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illegible]

[illegible]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

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illegible]

[illegible]也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

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

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illegible]專以人主意指為

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

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

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illegible]

[illegible]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

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

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illegible]或者[illegible]）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索隱曰言大抵盡詆者盡至也都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秏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

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折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曰蝮音蝮蛇鷙音至以言其酷比之蝮鷙焉），水衡閻奉樸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為圓，禁暴不止。姦僞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何恃。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